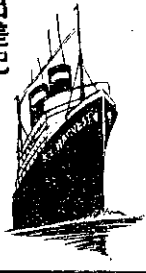


一隻大輪船

一位農會職員的出差記



我是××縣農會的農事指導員，這次爲了稽查預防血清請求補助的問
題，派我出差到臺北去交涉；臨動身時，黃理事長又囑咐我一件事，要我
到豐年社去買五百本新近出版的「豐年」，和一百張半年份的豐年禮券，這
是準備七月十二日全縣運動大會中，當作縣農會贈送的獎品的。黃理事長
並一再囑咐我「不要忘記，因爲縣政府徵求到的獎品目錄，已經公佈出來了。」
七月十日（星期六）上午，我在農林廳畜產科裏，很順利的辦完了公
事，順便就打聽豐年社在那裏。高大的蘇科長，一拉我的手臂，帶我到窗
口，指着和農林廳相連的那座房子：

「哪，看到沒有？前面牆上就是豐年社三個大紅字。」

「你就打這邊的門出去，免得弄農林廳大門，又要兜一個大圈子。」

一走進豐年社的辦公室，就聽到打字機像落「西北雨」似的響着，裏面
還夾着零零落落打算盤的聲音（後來我才知道，這是編輯在計算字數，並
不是算賬）忽然打字機的聲音停了，一位矮矮胖胖滿臉和氣的人站在我前
面，向着我打招呼。我連忙結結巴巴的開始說明來意。平時在農會裏，我
的國語還算是好的，也許因爲天氣太熱，昨夜裏在火車上又沒有睡好，覺
說了幾句，我自己聽來也不像。我正在着急，自己覺着臉也漲紅了。出我意
料的，那位矮矮先生居然說起流利的臺灣話來了，雖然還帶着很沉重的外
省腔，可是聽來十分清楚。我立刻也改用臺灣話，不慌不忙的說明來意。

正談着，後面一陣清脆的皮鞋聲，從裏面的一間房裏走出一位帶眼鏡
的先生，他也不很高大，可是渾身透着精明強幹。他拿着一份稿件，交給坐
在房門口的一位年青的人，指着幾句。一轉身看到了我，微帶着詢問的
眼光，一看矮矮先生。矮矮先生又換了一種我聽不懂的方言，向帶眼鏡的
先生報告着。我乘機向四面一張望，看到有的用紅藍鉛筆畫着，有的揮舞
着大剪刀，他們偶然也交換一兩個輕輕的笑着，可都是手不停的工作着。

矮矮先生一拍拍我的肩膀，就給我介紹，原來這一位帶眼鏡的先生，就是豐年社的總編輯。總編輯對我很客氣，請我到裏面的房間去坐。先問豐年社在我們縣裏訂閱的情形，又問我

兩天，這並不是我個人不肯的問題，雖然我是很願意幫忙你的。」
我也明知不容易辦到，嗚呼着說不出話來，但仍然繼續的請求，只是反覆的說着「拜託拜託！」

總編輯轉着同情的面容看着我，忽然我看到他眼鏡後面的眼珠一轉，

憑我多年辦事的經驗，我知道這件事又有轉機了。果然他先開口了。

「貴農會的目標，和本社的目標，基本上是一致的，都是爲農民服務。本社的工作，要沒有你們的幫忙，也很難展開。既然你這樣希望，我替你試試看，看能不能早兩天趕印五百本豐年給你。」

我注視着他的眼睛，我知道他是誠懇的。他很快的站起，兩三步就跨出他的房間，我跟他後面。又到了外面那一間辦公室，他簡單扼要的宣佈了我的要求，然後又低聲的分別和負責各欄的編輯們商量，經過了十幾分鐘。矮矮先生這時低聲的向我介紹着各位的職務。

總編輯提高了聲音：「既然大家都不反對，那末，下午三時全部截稿，加班四個鐘點到下午六時全部截稿，十一日是星期日再加班，上午校對，中午付印，各位還有什麼意見沒有？」

雖然有一位編輯翻了一下眉，但隨後異口同聲說了一個「好」字。我心裏很感激，也不知道說什麼話好，只有對着上面，行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。總編輯轉回身來，我正想說幾句道謝的話，他一擺手止住了我：「別忙，這才解決了三分之一，還有『發行』和『印刷』沒有通過哩！」

他帶我到隔壁，我注意到這間辦公室裏，工作的情緒固然和隔壁一樣，但各人的臉上，似乎又多了一層嚴肅的氣氛。我暗自點頭，這每一期數萬本的雜誌，數萬個姓名和住址，再加上「發送」「收費」更正種種繁複不許有一點錯誤的工作

，真是不容易的。總編輯向着一位說明了幾句，我只看到那人微微下垂的頭髮一搖，很決定的說：「禮券是沒有問題，因爲我們已經在趕印中，只要比我們預定的時間提早幾個鐘點就可以，這可以同印刷店商量，請他十二日上午來拿好了。至於『豐年』，對不起！恐怕印刷和裝釘都趕不及。」

我聽到一回兒高興，一回兒低語，顯然是在討論。又過了好一陣，才看到總編輯走出來。他微微露着一點笑容，對我一點頭，一面又打發門口一位工友，趕快騎着腳踏車出去，再拉着我回到他的那間小房間裏。他立刻忙碌着打電話，一會兒打給印刷廠一會兒打給裝版廠，最後再等接到派出去到裝訂店去的那位工友打回來的電話，他這才擱上聽筒深深的嘆了一口氣。他掏出了香煙，遞了一支給我：「好了，抽支煙吧！十二日上午八點五十分請到這裏來，我給你五百本豐年禮券，你可以坐九點半的快車回去，正好趕得上運動會的給獎。」

我接了香煙點上，正想說幾句話。他又換了笑嘻嘻的口氣，補充了一句：「要是快車誤了點，我可不能負責。」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
帶着我的戰利品，滿身輕鬆的坐在快車上，我想起了十年前，日本時代，我在一艘輪船上服務的情形。我想到那位帶眼鏡的編輯，正是發號施令的船長。各欄的編輯和記者，正像各有專責的水手，他們加添添煤撥輪轉舵。矮矮先生供應伙食。緊張嚴肅的發行部正是對外聯繫的無線電臺。他們收發的信號是一點不能錯誤的。

是的！豐年社正好像一艘大輪船！全省的農村就是一個大海洋，豐年號正在綠色和金黃色的海洋中航行着，任何一位農友，都可以用極低廉的票價，做它的乘客，航行到一個豐衣足食的國度裏去。（完）